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周元公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周元公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周元公集八卷宋周惇頤撰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恩補官熙寧初累官至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疾求知南康軍卒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中封汝南伯從

祀孔子廟廷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集馬端臨經籍考作七卷陳振孫書録解題謂遺文纔數篇為一卷餘皆附録此本首遺書雜著一卷次圖譜一卷其後六卷則皆諸儒議論及誌傳祭文與宋本不甚相合而大致亦不甚相遠葢後人徵有所附益也惇頤作太極圖究萬物之終始作通書明孔孟之本源有功於學者甚大而其他詩文亦多精粹深容

有光風霽月之槩朱子語類謂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袖灑落有仙風道氣又謂濂溪清和孔毅甫祭文稱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其氣象可想觀此言足以知其著作矣其集明嘉靖間漳浦王會曾為刊行

國朝康熙初其裔孫周沈珂又重鐫之原本後

附遺芳集五卷乃彙輯後裔之著述事蹟與本集不相比附令別入之總集類云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周元公集卷一

宋 周惇頤 撰

吳縣周沈珂編



太極圖說　朱子説解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

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

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

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

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

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静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

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

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閒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

見故有三才之别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

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

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

各一其○無假借也【圖】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水火土木金）五行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紜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

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辟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

☽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
一〇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通書

誠上第一章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
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
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别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

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

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

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

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

已為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

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章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甞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爾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爾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

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章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别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明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致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

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

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章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

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章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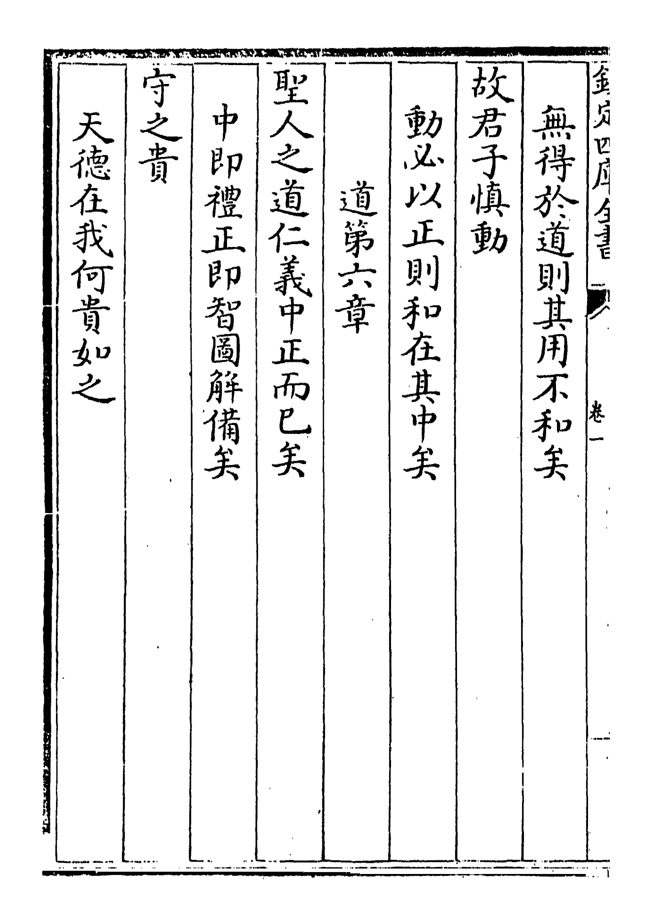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章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爾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章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違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

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唯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

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

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

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

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正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

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

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章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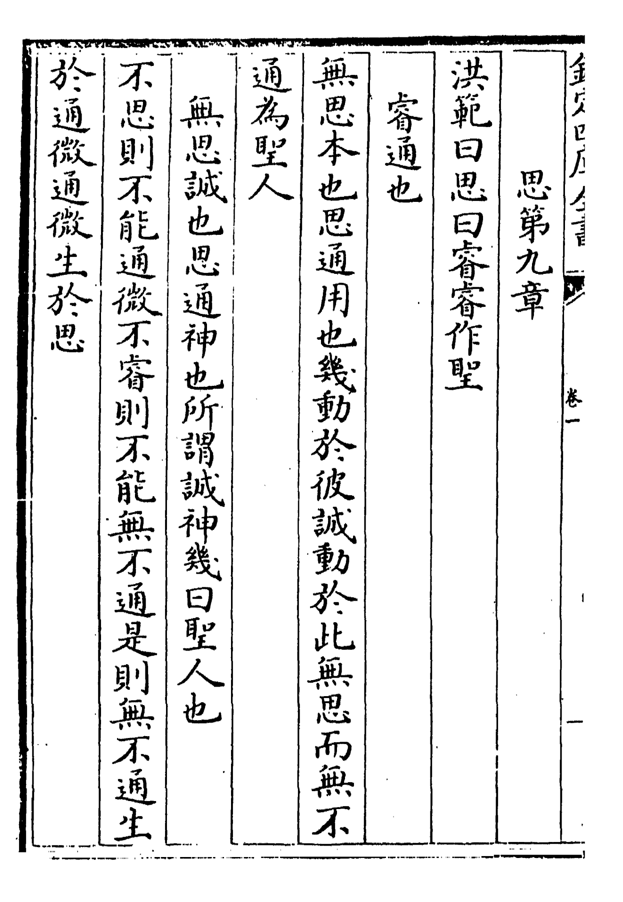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

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

為尤大也



思第九章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

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第十章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睎

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顔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章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章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

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章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章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章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闇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闇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

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章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

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章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

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聲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

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

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

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

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章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章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章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

無欲也無欲則靜虚動直靜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切要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别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章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章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縁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章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悮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章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章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章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章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晩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章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所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别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

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爾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藴第二十九章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藴微顔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藴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藴而學者唯顔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藴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絶有不待較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爾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藴第三十章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

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藴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

以明此而已藴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

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

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

中焉此聖人之精藴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章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章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様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

親者難處疎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兑下離上兑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悦而内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藴

富貴第三十三章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章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藴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徳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章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章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章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章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也

孔子下第三十九章

道德髙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

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章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

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汩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葢汩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

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汩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彖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

静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藴而主静之意矣

附録

太極圖通書總序　乾道己丑　朱子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指皆發此圖之藴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

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邢寛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

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為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删去重複合為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

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何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去時舉子綴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絶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偽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内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

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太極圖解序

張栻

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於穆修修之學出於陳摶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也其言約其意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化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藴此即易之所謂密中

庸之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傳實在乎此愚不敏輒舉大端與朋友共識焉雖然太極豈可以圖傳也先生之意特假圖以立義使學者黙會其旨歸要當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謂可以方所求之哉

太極圖解後序　張栻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畧可睹獨未及此圖何耶以為未可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秘於此耶栻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攷之當自可見學者誠能從事於敬真積力久則夫動靜之幾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嘿得於胷中不然縱使辯說之詳猶為無益也嗟

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為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

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顔子不遠復為之証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拾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爾

通書後跋

張栻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于嚴陵學宫以示多士

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於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

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藴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無極而太極辯　　程頫

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為一屋之中居高處蓋為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為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

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名之以物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為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他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畧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子

有見於此恐夫人以他書閒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喻之意故為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指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託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覆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為明白後之讀者字義

不明而以中訓極巳為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為取喻而遽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為至理其辭巳足而加以無極則誠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語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輒肆於麄辯為之切嘆故著其説如此云

五行説

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

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

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竝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代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通書序畧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敦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修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

學則周子豈特為秄穋之學而止者哉粤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

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晝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敘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

焉

書太極圖解後　　度正

正始讀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

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為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

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

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為無而以為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

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遇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傅之書稿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

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遇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髙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觧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閒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章聞於當世遂搜求其當時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訪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耆曾從先生遊先生嘗以姤説及同人説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録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久之又得其手書手謁二帖其後過梆歸得梆歸集之成都得李才元書臺集

至嘉定得吕和叔淨德集來懐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與今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方草先生年譜且見囑以補其闕刋其誤楊先生之鄉士也操行甚髙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審退而閲之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者以周恭叔事為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逸行詩為趙清獻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

重慶官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為此篇然其所載於先生入蜀本末為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所遺誤正往時嘗有志遍遊先生所遊之處以訪其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儻能埀意搜羅補而修之使無遺闕實區區之志也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絶千有餘年而復續續之未久復又晦昧至近世復燦然大明小人之用事者自以為不利於已盡力以抑絶之賴天子聖明大明

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復有能沮毁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有九日後學山陽度正謹序

性善兄頃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作字其編類濂溪家世年表蕃執筆從旁書之書至買平紋紗衫材𢹂蒲綾袴段蕃曰不太苛細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聖人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餧紺緅之飾

紅紫之服當暑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同堂合席也豈可忽乎蕃恐觀者之不達乎此故書之以示同志云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有五日弟蕃百拜謹跋

張栻

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

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藴而誠動靜理
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
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
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序其所著之書特以
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
矣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
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
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有所是正

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刋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

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畧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序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録而誤遺之者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常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兹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

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慚懼已深
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裒復加更定而附著其
說如此鋟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淳熙已
亥夏五月日

又延平本　　前人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
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本如
理性命章云桒如之當作桒亦如之師友章當自道義者以下折為下章

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如誠幾德章云理曰禮（理一作履）慎動章云邪動（一作動邪）化章（一作順化）愛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學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無此四字）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樂章云優柔平中（平一作乎）輕生敗倫（倫一作常）聖學章云請聞焉（聞一作問）顏子章云獨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齊（齊一作濟一作消）過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過焉（即一作則）其三條九江本誤而當以此本為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下誤多一生字）誠章云誠斯立焉（立誤作生）家人睽復

无妄章云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心誤作以凡十九條

又南康本　朱子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以校定可繕寫熹今附見于此學者得以考焉

周元公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周元公集卷二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周元公集卷二

吴縣周沈珂編

雜著

文類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

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致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

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逺益清亭亭淨植可逺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之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吉州彭推官詩序

惇實慶厯初為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州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官篇者

六七其句字信乎能覷天巧而膾炙人口矣我聞分寧新邑宰尚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嚮所誦之詩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為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没其慶將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閒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記誦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為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州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

泝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州境間有溫泉佛寺牓
舟遊覽忽覩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本納于轉
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
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
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士
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

邵州遷學釋菜文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

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朝夕目瞻晬容心慕至德幾與顔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夫子之宫可忽歟而郚置於惡地掩於衙門左獄右庾穢喧歷年惇頎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恊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薦以

兗國公顔子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權發遣郴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顔子爰以遷修廟學成恭修釋菜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獻從祀配神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予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者予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獘絶

詩類

題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題瀼溪書堂

元子溪曰瀼詩傳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顧相欽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清水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沈潺湲來數里到此始澄深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森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倚梧或歌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數十黄卷軸賢聖談無音臆前即疇囿圃外桑麻林芋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葢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與周子相邀風月尋

書窻夜雨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灕遶屋是芭蕉一枕高響圍恰似釣魚船篷底睡覺時

石塘橋晩釣

濂溪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寵辱不相隨肯為爵禄重白髮猶羈縻

靜思篇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榻雲籠潤吟窻瀑瀉清閒

方為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曉鳴

贈譚虞部致仕

清時望郎貴白首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着綵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為遁者肥

天池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寳𦦨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

遊大林

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宿崇聖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勤讀書猷為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寇順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往事一如此朱顔安在哉寄與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蘭似杳為友松何枯向春榮來天澤重殁去繡衣新晝作百年夢終歸一窖塵痛心雙淚下無復見賢人

劍門

劍立溪峰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户都無閑

空有關名點貢琛

題春晚

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遥見樵漁一路歸

題太顛壁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牧童

東風放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鞭牛背上笛聲吹老太平歌

經古寺

琳宫金刹接林巒一逕潛通竹逕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

同友人遊羅巖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題惠州羅浮山

紅塵白日無間人況有魚緋繫此身關上羅浮閑送目浩然生意復吾真

題鄧州仙都觀

山盤江上卧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欲想真風杳何在偃松喬柏共蕭森

宿山房

久厭塵氛樂靜元俸微獨乏買山錢徘徊真境不能去

且寄雲房一榻眠

遊赤水縣龍多山書仙臺觀壁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

攀躋聊足到官心

喜同費長官遊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閑此亦有君吾甚樂

不辭高遠共躋攀

和費君樂遊山之什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樓未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江上別石郎中

落葉蟬聲古渡頭渡頭人擁欲行舟別離情似長江水遠亦隨公日夜流

香林別趙清獻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㶁㶁高林雲色淡悠悠

談終道與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同石守遊

朝事誰知世外遊杉松影裏入吟幽爭名逐利千繩縛
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相留
傍人莫笑凭欄久為戀林居作退謀

任所寄鄉關故舊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杯厭飲香醪味
舉箸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寬安

故人欲問吾何況為道舂陵只一般

書類

付二十六叔

姪男惇頓啓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同興來知安樂喜無盡惇頓守官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來聞伏望順時倫加保愛不備

又書與三十一叔

姪男惇頤狀拜上七月六日夜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諸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手帖

首夏猶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李老通老韓姐善二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公加贈官階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家門幸事汝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大夫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

與仲章六月四日書

叔付仲章六月四日諸處書立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姐傳與汝新婦姪兒姪女各計安好將息好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間善二與新婦安安汝切不得來周三翁夫妻安否周三父子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心否周幼二安否如何也

與傅秀才書

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郡事併多又新守

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即作詩雅則雅矣形勞亦瘁故尚未有意思為足下作策問匆訝匆訝遂州平紋紗輕細者染得好皂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併買擣䌷綾褌叚二個碎事煩聒愧悚愧悚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暄燠加愛不宣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

欽定四庫全書

周元公集卷二

周元公集卷三

吳縣周沈珂編

諸儒議論

山谷黄氏曰茂叔人品甚髙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廉於取名而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明道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殁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説昌矣孟軻氏殁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

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凖的於

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世之支離也

朱晦翁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延平李氏曰黄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邢恕和叔敘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或云荆公少年不可當世士獨懷刺往見濂溪三往三辭焉荆公艴然曰吾獨不能自求之六經耶遂不復求見

真西山曰自荀楊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

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彛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彛倫非教也闢聖學之户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兹乎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是知果未也

勉齋黄氏曰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蔵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朱子曰自周衰孟軻氏歿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孰能與于此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釋宋之道學自汝南周子始

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釋周教人專在性命上理會

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釋說

話處即是力行然亦有如此太守亦有如此縣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釋貶荀子太過大學中庸亦言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釋伊川聞諸周子者亦深乎

周元公集卷三

周元公集卷四

吳縣周沈珂編

事狀

濂溪先生行實 淳熙六年

朱子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頤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嘗為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

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為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取誥敕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

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

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

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

以汚善政為恥也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

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

肯從趙清獻公為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

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

來為守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

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
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吕正獻薦爲廣
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
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迹所不至
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已任設施措置
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
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
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

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子顥頥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

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懇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為通儒先生遇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禄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宜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

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黄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髙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寃濂溪之名雖

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廉於取名而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濂溪先生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强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

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行已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為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涖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事不為屈因置手板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為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為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

書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意氣以名節自砥礪郴守李初平最知君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

君護其喪以歸塋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塋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禄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與言可仕則仕古人無所必束髪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

溪異時與予相從於其上歌咏先正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性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壽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塋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譾譾日甚

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先生墓銘　　蒲宗孟

吾嘗謂茂叔為貧而仕仕而有所為亦大槩畧見于人人亦頗知之然至其孤風遠操寓懷于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之也於其死吾深悲焉故想像君之平生而寫其所好以寄之銘云廬山之月兮暮而明湓浦之風兮朝而清翁飄飄

兮何所琴悄寂兮無聲杳乎欲訴而奚問浩乎欲忘而難平山顛水涯兮生既不得以自足死而塟乎其間兮又安知其不為清風白月往來於深林幽谷皎皎而冷冷也形骸兮歸此適所願兮攸安攸寧

先生墓室記　何子舉

先生世家舂陵之濂溪今以故里名行於湓益襲舂陵舊耳自先生講道此邦距今幾二百年流風所漸民醇俗魯其為士也愿而文過化之㑹非止家藏書

人誦言而已邦人瞻仰有祠學聚有堂墓道有表揭闕而未舉惟春秋之祭俎罍班榛荊衿佩濡露雨耳寶祐癸丑制帥陳公夢斗以南豫學子典郡事二年間恩浹和集以公於已者公於人克臻暇裕於縮迫中將以餘力起廢墜乃諏吉先命理椽鳩工築室墓右踰時告成萃賓僚相祀安厥像于中冠屨肅穆光霽洋洋生如也峻事命某有以識夫圖書之妙中天日月天下見道即見先生室之築特以寄瓣香勺齊

之敬耳尚何言以藻繪斯道抑某反復左丞蒲公宗孟銘先生墓不能不扼腕於仲尼日月也其言曰先生疾革時致書某上方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材智皆圖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一又不能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嗟乎有是言哉先生之學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以無欲為入聖之門者也窮達常變漠無繫累浮雲行藏晝夜生死其所造詣夫豈執世俗戀榮偷生

之見者所可窺其藩言焉不得左丞尚得為知先生者然則先生之道豈固信於來世而獨不知於姻親者哉按左丞黨金陵者也方金陵倡新法毒天下熏心寵榮者無不皆和附其辭其所不然者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氣力奪左丞所云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吾獨不能補助者得無影響借重為新法厚自扳援者耶年叔遐征里衆議者難之遂借其說於子產徐逢吉以河内寇為平民預引吏生之對實其

事自古貿亂是非往往一轍若左丞者設易簀之言堅金陵無復忌憚之心騰自欺之舌誣先生於無從究詰之地其為毀譽求合罔世塞道又罪浮於臧倉者也因辨識末以質於當世君子又一年五月既望後學金華何子舉撰并書建安翁甫題額

宋史道學本傳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

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删詩書修春秋贊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

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惇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奥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

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

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

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

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濂溪先生傳　　托克托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先名惇實避英宗舊諱

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

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政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族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惇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

其人品甚高胷懷洒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藴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惇頤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唫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

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熹官至寶文閣待制

周元公集卷四